

孩子王

记者 王心怡

第一次见孔辰雁，是在新编儿童歌舞剧《阿拉丁神灯》的后台，距离开场还有约莫半小时的光景，她一遍遍地问小演员们，话筒都戴上了吗？台词都记住了吗？小演员们用手拨了一下衣领，脆生生地答了句“话筒在这儿呢”，继而又把头埋进了手机游戏里，一个个气定神闲的小大人模样，反而显得孔辰雁的紧张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了。

天天和孩子们打交道，孔辰雁已经是海曙区青少年宫里出了名的“孩子王”。按理说，她排演儿童歌舞剧是顺其自然的事儿，但她也曾一再地问过自己——为什么要折腾？



孔辰雁与孩子们的合影。

舞台的主角

其实，对自己的诘问，在她不长的生命中曾多次发生。

第一次是在小学毕业的当口，她问自己，除了继续读书还有什么其他出路吗？父母看得出来，女儿对读书是打心底里地爱不起来，便带了女儿去杭州艺校试试看。

孔辰雁到初试考点那会儿是下午五点，碰巧赶上了面试官正在作最后的收尾工作，面试官告诉她：“再晚几分钟，报名就结束了。”所以，孔辰雁一直觉得，自己能顺利进入戏曲表演班是有冥冥的机缘在，甚至，当时她还有点小兴奋，“对即将到来的独立生活感到新奇。”

不过，这种新奇没过太久就被思家的情绪给淹没了。

那时候还没有手机、电脑，和父母仅靠书信往来。她还记得自己收到母亲寄来的信后，躲在被窝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情景，把室友吓了一跳。时隔多年之后，电影《芳华》演绎到“何小萍读信”这段时，她颇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

同样似曾相识的还有练功。除了文化课，她们还要学基训课、腿毯课和唱腔课。基训课指的是跑步、翻身之类的，腿毯功则是压腿、开胯、下腰等，“小孩子身子骨虽然软，但也经不住翻来覆去的折腾，一到腿毯课，此起彼伏的都是哭声。”

孔辰雁最怕的却是唱腔课，基训课和腿毯课靠的就是一个字——“练”，练得久、练得苦了，多多少少能看见些成效，而唱不好、不会唱却是“先天不足”的。比如，越剧《白蛇传》里有段著名的“西湖山水还依旧，憔悴难对满眼秋”唱词，找不到发声方法的孔辰雁每每唱到“山”字时都用上了真声，唱不上去不说，还经常破音。但对于越剧唱腔来说，掌握不了发声方法，自然也是拿捏不好创作者蕴含在这句唱腔里的情感，“这其实最为致命”。

后来，她又去考了中国戏曲学院的戏曲形体教育专业。浸淫戏曲十个年头，当过不少汇报演出的主角之后，她迎来对自己的第二次诘问：“毕业后，她应当何去何从？是去剧团当越剧演员还是继续读书？”甚至，她开始反思自己当初在兴头上做的决定是否正确。



甘做孩子们的配角

《阿拉丁神灯》的演出舞台上充满异域风情和神秘诡异的场景，时而细腻婉约时而动感十足的歌舞，小演员们幽默风趣而又极富张力的表演，让台下的大小观众们叫声连连，掌声阵阵，随着剧情的推进，台上的演员与台下观众频频互动，更是让整个宁波大剧院沸腾起来。

某种意义上，在这部由海曙区教育局、海曙区文联主办，海曙区学生艺术团首创并演绎的儿童歌舞剧里，不用上舞台、只忙碌在后台的孔辰雁卸下“主角光环”，成了孩子们的配角，这样的转变，她很享受。

进入海曙区青少年宫工作是个偶然。当时，从中国戏曲学院毕业后，孔辰雁误打误撞进了电视台主持电视节目，编导提前准备好的串词对她这个主持小白来说，并不算太难的事情，况且，从前的越剧舞台表演经验足够支撑她在灯光一打、摄影机一架的瞬间起范儿。

有了几次主持经验后，海曙区青少年宫向她抛出橄榄枝——能不能来当主持课的老师，教小朋友主持？

没有任何主持教学经验的孔辰雁，回忆起第一次试课的经历，直言是“大型车祸现场”。教学内容不难，是一段绕口令，可课堂上最后呈现的状况却是“15个孩子在边上吵吵闹闹，她自己和尚念经般地把绕口令说了很多遍”，她根本压不住场子。

而且，作为校外兴趣课，青少年宫的老师所面临的课堂情况复杂程度几乎不亚于校内教学，孩子迟到、不作业、随意请假、不带课本的状况每个礼拜都能碰上，所以作为兴趣课老师的“孔辰雁们”，不仅要精进业务、hold得住场，还要更加耐心细致。

五六年里，她选拔了不少兴趣课上优秀的孩子，逐渐拉起一支“主持表演艺术团”的队伍，代表青少年宫去参加大大小小的表演和比赛。2017年，随着这批孩子长大，到了小学上初中额分水岭，她开始面临第三次的自我诘问：“是不是应该给予这批孩子一个更大的平台，为几年青少年宫的学习生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？”

于是，儿童歌舞剧《阿拉丁神灯》应运而生。这部真正意义上的大戏不仅是对这批孩子的肯定，也是对十年戏曲表演学习有用与否的回应。她说，如今，她交给小演员们把握人物情感的方法，人物走位的技巧等都是过去十年里，戏曲老师一出戏一出戏教给她的，“本以为十年的专业学习是可有可无，原来其实是潜移默化。”

对于想要了解的职业，她提到越剧团的演员，她想知道自己没走下的路，别人是如何走的？